

北京市文联文学艺术创作扶持专项资金项目

魏国元和他的兄弟(六)

马淑琴

(接第 1910 期)

满门英烈

东进途中，魏国臣等平西子弟，义无反顾地战斗在冀东战场，边走边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参加多次战斗，无一人逃脱，大部分光荣牺牲。魏国臣领导的第一中队改编为第四纵队司令部警卫二连，出色完成了保卫任务。在抚宁县燕沟营突围时，魏国臣带领战士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最后撤出。他和通讯员吕怀玉、李文举多次从炮火掀翻的泥土中爬起来，在铁厂参加了苏梅、陈群指挥的“鸿门宴”，消灭了7个土匪头，为冀东人民除了害。

同年10月，八路军第四总队撤回平西，留下三个支队坚持冀东抗战，即苏梅、陈群支队，包森支队（包森1942年牺牲），单德贵支队（单德贵1944年叛变）。苏（梅）陈（群）支队是冀东抗战游击第一支队，以魏国臣中队为主力，收编了冀东抗日联军西撤时流散的队伍和节振国的队伍。魏国臣后任冀东抗日游击第一支队第一总队队长兼教导队队长。1939年春，魏国臣奉命绕道从冀东回平西，向晋察冀挺进军区司令部和区委汇报了工作，接受了先行筹款，然后带部队回平西整训的任务，接着匆匆回家，看望了家人，又绕道天津返回冀东。

夏天，党组织派魏国臣带领小分队到丰润县筹粮筹款，因汉奸告密，小分队被日军包围。魏国臣带领战士们从七树庄突围出来，行至东佑国寺村，又一股日伪军包围上来。战斗中，魏国臣大腿中弹，他把筹到的款交给战友，叫他们快走，并大喊一声：“火速报告司令部，任务完成！”他手持一挺机枪，藏在掩体后面向敌人扫射，打退了敌人。估计战友们走远了，他忍痛向庄稼地爬去。日伪军沿着血迹追上来，举起了罪恶的刺刀。魏国臣的热血洒在冀东的土地上，他为抗战献出了年仅26岁的生命。听到魏国臣牺牲的消息，苏梅和陈群，这两个坚强的汉子，一天不说话，也不吃饭。

一天，魏国臣五岁的女儿亚梅在街上玩，脚上穿着一双母亲新做的绣花鞋。这时，邻居张大婶走过来，焦急地对亚梅说：“亚梅，你爸都死了，你怎么还穿大花鞋？”亚梅赶紧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听了如五雷轰顶，忙到张大婶家询问，张大婶不承认，说是孩子瞎编的。母亲宁愿相信是孩子瞎编的，但心里七上八下，天天盼着丈夫来信报个平安。

没过几天，苏梅和陈群部队伍撤回平西，整编为十二团，陈群任团长，苏梅调任平北地委书记。知道了小弟牺牲消息的魏国元从平西专程赶回老家，带着陈群心情沉重地直奔老母亲的房间。母亲见儿子和陈群回来了，高兴地给他们沏茶倒水，嘘寒问暖。陈群团长没喝一口水，伸出粗壮的大手紧握住母亲的手，眼含泪水说：“大娘啊，我陈群对不起您老人家啊！我把您的小儿子弄丢了，对不起啊，对不起！”说着，陈群要给老母亲下跪。这时老人才恍然大悟，赶忙扶住了陈群，刚强的老人强忍悲痛，撩起衣襟边擦眼泪，边对陈群团长说：“国臣保家卫国，当兵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你不也是抛家舍业地在外打鬼子吗？国臣没了，大娘不怪你，要恨也要恨日本鬼子。”陈群团长听了老人家的话，心里稍轻松了一点，担心母亲无法承受的魏国元也稍微放下一点心。

魏国臣的妻子高金兰在屋里给一岁的小女儿喂奶，看到大哥和陈团长进了婆婆屋，放下孩子，过去帮忙招待，更想打听丈夫的消息。刚走到屋门口，就听见陈团长和婆婆的对话，跌跌撞撞回到自己屋，一头栽倒昏死过去。听到亚梅的哭喊，大哥和陈团长跑过来，婆婆坐在地上，抱住儿媳连喊带摇，儿媳总算醒过来了。

部队返回冀东之前，陈群团长把全团战士带到魏国臣的家乡——青白口，为他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群山肃立，河水呜咽，白云敬挽。村口搭起了台子，魏国臣的照片摆在一张课桌上，上悬黑纱，下置松柏。青白口全村村民，宛平七区各村代表，魏家的亲朋好友，李文斌总队的官兵，及平西党政机关干部，齐聚会场。陈群团长站在台上带领全场向烈士三鞠躬，讲话时他流着泪说：“魏国臣同志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他打仗勇敢，带兵有方，是优秀的年轻指挥员，好干部，好党员，他的牺牲使我失去了一只臂膀，我们要打回冀东去！为魏国臣同志报仇！”“打回冀东去！为魏国臣同志报仇！”喊声在山间回荡。魏国元代表平西地方政府和烈士家属讲话。父亲去世早，国臣最听大哥的话，是他把国臣引到这条路上的。他说：“国臣是我的亲兄弟，兄弟亲，手足情，他年纪轻轻就牺牲了，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我很心痛。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把日本鬼子早日赶出中国去，将革命进行到底！”

追悼大会结束时，全场上千人一起唱付家台小学校长付万书专门为魏国臣写的挽歌：“秋风吹来真凄凉，国臣同志武装上战场，抛妻儿离家乡一心打东洋，冲锋在前不怕日

本狂，可叹他东征未归命丧战场。白发娘望儿归，妻子泪不干，各界人士无不心痛酸。为民去抗战，先成模范，舍身为国捐躯，英名永流传……”

会后，陈群又带领十二团奔赴冀东，1941年6月，在河北玉田县壮烈牺牲。魏国臣和陈群等烈士都安葬在唐山冀东烈士陵园。

魏国元的三弟魏国相，是个内向人，原在家主要负责饲养大牲畜。自打为救魏国元等卖了大牲口，魏国相就开始干地里的活儿，并积极参加抗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担任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1940年，抗战艰难时刻，乡亲们送走晋察冀挺进军12团陈群团长的部队不久，随着冬季的到来，日军又一次展开对平西的大扫荡。

青白口的村民刚开完魏国臣的追悼大会，就要拖家带口跑反，躲避鬼子的屠戮。这时，魏家四兄弟只剩魏国相一人守家了，他还当着村干部。每到鬼子扫荡时，他都要组织乡亲疏散隐蔽。一天，鬼子的飞机来轰炸，母亲从石阶上摔下来，胯骨骨折，无法行走。11月，鬼子又来了，国相误认为和以前扫荡一样，鬼子不会驻扎，就把母亲背到山神庙，藏在山神庙的窑窑里，并留下一碗饭，想着疏散乡亲后再回来背母亲。刚经历了丧子之痛的母亲也坚决不让国相背她走，催促说：“你赶紧带大伙儿走吧，别管我这把老骨头。”当魏国相安排好乡亲，日本鬼子占据了村子，而且驻扎下来，村子四周布满岗哨，他已无法返回。漆黑的深夜，母亲爬出发窑，拼尽全力向山里爬去，她想去找她的孩子和乡亲们。初冬的深山之夜清冷寒凉，国相找到她时，母亲已连冻带饿饿死荒山，散乱长发缠在灌木上。

母亲死后，魏国相怀着悲愤的心情全身心投入抗战，脱产当了干部，1942年任昌宛二区区委书记，发展了安久善、崔万春、崔逢春等人入党。之后，去平北地区开辟战场。1945年8月，魏国相因工作需要调往察北，临走时，他对妻儿说：“我去的地方环境很残酷，我每个月给你们写一封信，如果两个月见不到信，我可能就不在人世了，你们就不要再等我。”他这一走，果真没有回来。1945年底，魏国相牺牲在察北，年仅35岁，连尸首都没找到。1983年6月10日，国家民政部为魏国相颁发了烈士证。

二弟魏国杰从小自学中西医，在家里开的“双合堂”行医卖药。“双合堂”被魏国元改成“一元春”药铺后，行医同时协助大哥做地下工作。魏国元等被捕后，魏国杰以当家人身份，卖掉主要家产，筹措资金，实施营救。抗战爆发，魏国杰以乡村医生的身份，参加了李文斌的保家救国团，担任卫生队长，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个背着中草药奔赴冀东的战士，在东进的道路上，开始了在战火硝烟中救死扶伤的历程，合伙的亲戚付仁杰也成为卫生队成员，一同东征。

东进初期，魏国杰就参加了沙峪伏击战

和攻打兴隆城战斗，带领医护人员救治了百余名伤员。看到小老乡李国通伤势过重而牺牲，悲痛激发了他救治的决心。为便于大队主力行动方便和灵活，也为了伤员的治疗和休养，魏国杰向部队领导提出把近百名轻重伤员留在半壁山，就地医治休养。大队长肖思明和政委李志远同意了魏国杰的申请，并派33大队总支包森带领12连负责保护。

魏国杰和包森一起，带领伤员、医护人员和战士共200多人，在兴隆、蓟县、遵化的三角地区，西河两岸，长城内外，除了保护，尽最大努力救治，使伤员伤势不断好转，陆续返回部队。不久，又开创了洪山口抗日根据地，并组建了包森支队。10月，四纵撤回平西，包森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冀东游击第二支队”，留在冀东坚持斗争，魏国杰任支队卫生队长。1939年11月，冀东游击二支队又改编成挺进军第13团，魏国杰任卫生队长。1940年2月，又跟随包森团长开辟了冀东的盘山抗日根据地。

魏国杰在冀东坚持抗战7年，先后担任几个部队的卫生队长、卫生所长和休养所长，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用生命佑护生命。1941年6月，在苇白无人区，白天隐蔽，夜里到山洞和堡垒户救治伤员。由于他领导的休养所痊愈率高，被连续记功2次。

1944年10月，魏国杰在丰润县杨家铺村出席军区卫生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突然会场被3000多名日军包围。突围时，参会的干警被敌军火力压制在沟底，不少人牺牲，魏国杰身边的战友也倒下了。他迅速抄起牺牲战友的枪，上了刺刀，高喊着向敌阵冲去。周围的战友也一越而起，向前冲锋。魏国杰和战友们终于为战场撕开了一个口子，成功突围。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魏国杰带领医护人员参加战地救护不计其数，救治伤员从数十人到数百人，立大小战功多次。在1945年冀热辽军区的秋季战役中，他带领17团卫

生队参加了收复和攻打开平、蓟县、玉田、遵化的战斗。每次战斗前，都细致妥安排好各组的任务与衔接。前接组冒着枪林弹雨到前沿接收伤员，验伤组立即分出受伤轻重状况，拒架组争分夺秒抬送，手术组立即为伤员实施手术。战场伤情种类繁多，从头到脚，从外到内，涉及各个部位。由于连续战斗，魏国杰带头夜以继日地为伤员手术，将伤残和牺牲的人数降至最低，想尽一切办法保住伤员的战斗能力、自理能力，出色完成救治任务。

魏国杰有极强的自学能力和悟性。他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利用战斗间隙写出了《战场救治指南》《体温测量法》，为医务初学者提供了教材，帮战士学会战伤自救。后来，又编写了《石膏绷带教材》。

抗战胜利后，魏国杰随部队出关，任热河军区卫生部副部长，不久，又任热东十八军分区卫生处副处长。十八军分区颁发给魏国杰的立功证上写着这样一段话：“在伟大的爱国自卫战争中，你以自己的最高忠勇和最大智慧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立下了辉煌的功绩，你是人民推崇的功臣，得到千百万人民的敬爱，特立功褒奖，希再接再厉，功上加功，争取成为爱国自卫战争中功劳盖世的英雄。”

1949年1月，魏国杰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辽西军区卫生部党委书记兼副部长，并被评为甲等三级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公安三师卫生部部长，第一军政干部学校卫生处处长。转业后，任全国总工会医务工会主席，一部部哈尔滨综合医院院长等职。

从1938年东进离家，魏国杰把自己交给了抗战和解放事业，从没回过家，只断断续续打听到一点家乡的消息。当听说弟弟国臣牺牲，母亲、妻儿都惨死在日军大扫荡中，他含泪数日，寝食不思。后来，他与多次参战立功的冀东部队优秀医护女干部王希辉结成连理。全国解放了，他又听说国相兄弟也牺牲了。1950年，万分思念家乡的魏国杰给家里写信，写给谁？他茫然了。思来想去，他在信封上写下：青白口村乡亲收。

村干部将信转给了家里的侄子，收到侄子的回信，才知道家里详情。后来，他带着再婚妻子和警卫员回乡探亲，并收养了小弟国臣的小女儿，大女儿已由大哥抚养。

1960年5月，魏国杰收到大哥魏国元病逝的消息，万分悲痛，从哈尔滨来京参加大哥的葬礼，返回后，9月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51岁。

当年与魏国杰合伙开店，参加八路军后又一起支援冀东的付仁杰1938年5月入党，先后任排长、连指导员、副教导员、总支书记、县长、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医研究院工作。1961年11月26日病逝，享年47岁，安葬八宝山革命公墓。

转战南北

在开辟与坚守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战场上，魏国元从宛平到宣涿怀联合县，又调涿涿联合县任县长。1940年，边区开展了一次民主运动，此时，早已不在宛平县工作的魏国元，仍当选宛平边区的国大代表，成为晋察冀边区的参议员。

1943年夏，魏国元到中共北岳区委党校学习，又转晋察冀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审干学习。1945年夏，魏国元受党组织委派，返回家乡平西，历任中共冀察第十一区（即平西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中共察哈尔省第二十二区（即平西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中共察哈尔省第七区（即平西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七区委员会专员、地委委员等职，为平西解放区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魏国元参加整风审干期间，很长时间不能回家。他和庞勉的第三个儿子得了重病，没有药，连吃的也没有了。庞勉独自抱着奄奄一息的儿子，把仅有的一张边区票塞在孩子手里，儿子断气了。三个儿子相继夭折，对作为母亲的庞勉，该是多么惨痛的打击，虽然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但对死去的孩子，庞勉久久不能释怀，对不让问，甚至不哭哭的丈夫，渐渐有了芥蒂。后来，因环境艰苦、工作繁忙，魏国元很少顾家，接连遭受丧子之痛的妻子，又很少得到丈夫的体贴和照顾，这位曾经和丈夫一起被捕入狱，出生入死的妻子离开了魏国元，一段不凡婚姻走到尽头。

魏国元在平西任专员期间，党组织极力为已是单身的魏国元物色伴侣。一天，一位领导对魏国元说：“你不能总单着，要考虑到个人问题，这也是为了工作。”于是，告诉他，第二天早晨去村口井台边，会有个留着短发，穿列宁服的姑娘去洗衣裳，你看是否中意。次日清晨，魏国元走到井台边，真的看到了那个洗衣裳的姑娘。没过几天，一场以会议形式举行的婚礼，将魏国元和那姑娘撮合到一起。姑娘叫周振玲，河北保定徐水县西白楼村人，是徐水三区妇救会主任，被派往晋察冀党校学习，于是有了这段姻缘。

1947年冬，魏国元，这个山村农民的儿子，离开生长和战斗多年的平西，走向山外的

世界。11月，他到河北完县参加土改，又到桑干河灌溉委员会担任主任，兼任平西地委委员。桑干河是永定河的上游。当年，魏国元和战友们从村边的永定河逆流而上，到桑干河边的宣涿怀开辟抗日战场。赵曼卿的哥哥赵金鑑，还有李春旭、李正亮等都牺牲在桑干河边。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上下游一脉相承，而且是连同生命都溶在一起的河流，是记述着大河两岸的儿女们杜怀激烈的英雄业绩的河流。魏国元很清楚他工作的意义，抗战胜利了，即将迎来一个崭新的社会，他要通过努力，让这条河更多地为人民造福。于是，经常有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男子，带着人奔波在桑干河两岸，这是魏国元抓紧组织水利技术人员进行永定河上游的灌溉工程查勘。从这时起，奠定了后来他与国家水利工作的缘分。

1949年春天，魏国元带着战火与硝烟的余温随队南下，10月进入湖南邵阳，任邵阳地委委员兼邵阳专区专员，是地区最高行政领导。邵阳刚解放，百废待兴，并匪患严重，魏国元深感责任重大。他和其他领导一起，在新的战场上开始了又一番拼搏。当时，四野、二野南解放放军20余万人在邵阳集结休整，准备南了解放两广和大西南。做好征粮支前尤为重要。据《邵阳党史资料丛书》记载，当时全区共筹集粮食（大米）983万公斤，柴草1900多万公斤；抢修桥梁25座，渡口2处；组织6万多民工、1500多名码头工人、800多条民船，帮助解放军运送物资，使18万余人民解放军顺利通过邵阳，进军大西南。另外，还进行了接管建政，没收官僚资本，减租减息，清匪反霸，支援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建立和巩固了各级人民政权。为支援抗美援朝，发动3万多名青年应征入伍。组织捐献人民币265万元，稻谷40.5万公斤，可购买飞机1架。

邵阳地区匪患严重，不仅是对新政权的威胁，而且使人民群众惨遭伤害，生活不得安宁。魏国元不顾安危，深入土匪猖獗的新化地区开展工作，途中在巨目铺遭唐华封土匪截击，汽车被打坏，车内物资被抢，在随行人员的拼死保护下，才死里逃生。地方党政组织紧密配合解放军部队清匪反霸，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配合下，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清剿了盘踞邵阳的100多股土匪和国民党残余武装3万余人，铲除了匪害。

1950年秋到1952年，魏国元还参与领导了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在城市工矿企业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对工商业的公私关系进行了一些调整，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为邵阳地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基础。

1952年9月魏国元离开邵阳，调任湖南省民政厅副厅长。1953年5月，调到国家水利部任办公厅副主任。后来，魏国元主动要求深入基层，历任农田水利局局长、水利部研究室主任、水利电力出版社社长、水利水电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战争年代，魏国元性格铁血，对家庭和亲人，似乎少了人情味儿。1986年，魏国元的女儿魏云平带着7岁的儿子拜会父亲的前妻庞勉。庞勉对魏云平说：“你爸是好人，就是心太硬。哪儿死了，不让我哭，不让我问，作为母亲，孩子受得了？”还说：“我支持你们收集你爸的事迹。”说着，打开一只旧皮箱，从里边找出一幅1934年她和魏国元的合影，交给了魏云平。“留个纪念吧。”这句话被眼睛里的泪光映照著，闪着珍珠的光泽。走之前，庞勉给魏云平做了一顿面条儿，边亲切地看着魏云平母子吃，边说：“好吃吧，这叫余儿面，你爸最爱吃我做的余儿面。”柔情中透着万般伤感。

女儿魏云平知道，父亲的硬是战争年代最为纯粹的党性，是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忠贞。其实，魏国元的感情是丰富的，不仅有坚硬的铁实，也有细腻柔情。每每想到惨死的母亲，牺牲的兄弟和那些乡亲、战友，以及留下的孤儿寡母和境遇，魏国元的内心都会无比疼痛。但是，他是意志坚定的革命者，他有着平西山川一样阔大的胸怀，他会把所有的疼痛都转化成坚韧的力量，磨砺成一把锋利的刀剑，刺向旧世界。

魏国元热爱生活，热爱美。他爱花儿，尤其喜菊。秋天，他在院子里养了十几盆各个品种的菊。倒盆、培土、施肥、浇水，样样到位，花儿也不辜负培育，用千姿百态的美开成一种品格与精神。在崭新的一年里，看到出版社光秃秃的院落，立即带领职工栽种了满院子的桃树，开出一片繁花。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战争年代，为了国家和民族，作为父亲，魏国元无法怜子，不能实施父爱，甚至不能保住孩子的生命。在崭新的日子里，他亲自送女儿报考小学，看到女儿被录取，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学校号召除四害，并且要报成果。女儿错误理解了汇报方法，要把打死的一只老鼠交到学校。于是，父亲找来一根小绳子，将

小老鼠拴住，帮助女儿把小老鼠牵到了学校，令老师哭笑不得。晚上睡前，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给儿子讲故事，直到儿子进入梦乡。

北京解放初期，白塔寺一带路边，多了一个饭摊儿。这个摆摊卖饭的人就是西四烟袋锅胡同曹婶子的儿子，当了伪警察和伪警长的曹桂山。当伪警察本是按照魏国元的旨意，为了掩护地下党，为了给共产党干事儿。但北京解放后，找不到魏国元，曹桂山说不清了。曹桂山还记得，魏国臣曾经对他说过，等革命胜利了，咱们都去住高楼，可魏国臣在冀东牺牲了。曹桂山想去老家找魏国相，可一打听，魏国相也牺牲了。曹桂山无奈，只能靠摆饭摊儿度日。

一天，一辆小轿车开进了烟袋锅胡同，停在曹桂山家门口。一个身穿藏蓝色制服的人走进院子，叫着：“婶子，婶子在家吗？”曹婶子迎出来，撩起衣襟擦了擦昏花的老眼。“婶子，我是国元呐。”来人上前扶住老人，紧紧握住老人的手。魏国元从湖南调回北京，刚安顿下来，就到烟袋锅胡同看望曹婶子一家。曹婶子一家喜出望外，特别是曹桂山，可找到救星了。曹桂山想，有了魏国元，不仅可以证明历史，工作也有了希望。没过几天，就到家附近的景山煤场当了工人。曹桂山很高兴，他来到魏国元家，一来表示感谢，更重要的是，向魏国元提出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魏国元缓缓对他说：“桂山，你为党、为八路军做的工作，组织忘不了，你要求入党，很好，但别忙，你要把这些年为党做的工作，连同全面的历史，都要向组织讲清楚，并且努力工作，等条件成熟了，组织会找你……”于是，曹桂山按照魏国元的话去努力，但魏国元54岁就病逝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曹桂山当伪警长的历史又被揭了出来。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儿，胸前挂着“历史反革命”的牌子，批判斗争、游街示众，然后遣返原籍劳动改造。曹桂山不服，找造反派说理：“我是当过伪警长，但那是共产党让我干的，你们不相信，可以去调查。”回原籍门头沟区的於白村劳动，虽说苦点，但和乡亲们在一起，心里踏实多了，又多亏乡亲们给出主意、提线索，于是，他找到了他当伪警长时护送过的两个地下党员，一个是在山西大同市任劳动局局长的万高章，就是当年在“一元春”药铺当伙计的高连勇，另一个是门头沟区医院党支部书记高树林，两个人都给他出了硬邦邦的证明。至此，西四烟袋锅胡同3号，这个地下党秘密联络点的历史才没有被埋没。

后来，落实了政策的曹桂山又回到景山煤场工作。1987年的一天，魏云平去拜访曹桂山，提起“文革”的遭遇，曹桂山说：“我这个人想得开，‘文革’后给我落实了政策，吃穿不愁。没人欺负没人吧，虽说遗憾，心里拥护最重要。你叔国臣和国相为革命早早就牺牲了，你爸和你二叔为抗战累出一身病，50出头就都去世了。我能活到今天很知足，我比他们强啊！想想他们哥几个，我受点委屈又算什么呢。”此时，曹桂山已是老泪纵横。

多年艰苦环境中的奔波战斗，国民党监狱的折磨，给魏国元的身体埋下病痛隐患。进城后，他依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勤勉，常常超负荷工作，终于被病魔击倒。住院期间，他给前去陪护的妻子大讲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出征的故事，勉励妻子，如剩孤儿寡母，一样干革命。

如同生前居住之邻，八宝山革命公墓，和魏国元共住一排的是闻一多先生。是偶然的巧合吗？闻一多先生在牺牲前的讲演中说：“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前脚踏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讲演之后，先生被特务暗杀。而魏国元和他的兄弟们也同样具有这样一种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还有那些牺牲的党员干部和普通百姓，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都是“前脚踏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谨以此文向魏国元和他的兄弟们，向所有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献身和奋斗的英雄们致敬！

2024年5月1日初稿

2024年6月23日修改

2024年9、10月再改

（本文参考了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第三卷）——魏国元》、北京出版集团《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平西儿女》、华夏出版社的《燕山儿女》、香港银河出版社的《京西革命斗争史》等大量书报和当事人文字材料、口述记录、录音等资料。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共门头沟区雁翅镇党委、政府，青白口村党支部、村委会，高堂镇王龙口、沿河城村党支部等部门，区政协文史办原主任任建山、区作协理事吕秀玉等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协助，特别得到魏云平、魏京云、魏亚建、魏亚梅、魏亚民等亲属的大力支持和协助，特此致谢！）

(完)

——摘自《北京文学》2025年第1期